

炎黃之胄寫丹青  
筆落林泉領時風

徐悲鴻的馬、齊白石的蝦、黃胄的驢，被譽為中國近代畫壇「三絕」。有此並稱之際，黃胄方三四十歲。這位沒學過一天素描、沒上過一天美術學校的畫家，憑藉敏銳的藝術嗅覺、不懈的實地寫生，和創造性的速寫入畫。2020年是黃胄誕辰95周年，他的家鄉河北蠡縣舉辦了一場紀念展覽。109幅照片和畫作，清晰勾勒出畫家的一生，也為年輕後學揭示出作畫、為人和處世的真諦。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

1925年，黃胄出生在蠡縣梁莊。這裏屬於「大百尺仰韶文化圈」。上越千年的歷史回聲，淳樸豁達的民俗鄉風，濡染了他最原初的視野。玩獅子、踩高蹺，說書唱戲不停，梁莊村民熱愛生活，能夠苦中取樂。黃胄曾憶述，自己兒時經常進城看城隍廟裏的民間壁畫，一看就着迷，完全看不夠。冥冥之中這也成了他踏上美術之路的接引者。

## 城隍廟裏迷壁畫

黃胄很早便展現出卓越的藝術天分。1933年開始上學後，他最喜歡的也是畫畫課。每天放學回家，在幫母親燒火做飯的時候，他都會用燒火棍在門板上畫勞作的母親。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中華大地陷入戰爭苦海。幼小的黃胄亦不得不跟隨母親，背井離鄉，去陝西尋找父親倚靠。在西安讀小學期間，黃胄臨摹的抗戰宣傳畫贏得一片叫好，後來學校的各種展覽、板報便悉數由他負責。

展覽現場，《歡騰的草原》《打馬球》《雄鷹圖》等作品，帶着濃郁的原野氣息，彷彿瞬間就能把觀者拉進畫家寫生的現場。草原無邊的曠達、駿馬勁甩的鬃毛、雄鷹舒展的翎羽……瀟灑、自然、野性、傳神，吸引着觀展者久久駐足，享受大家手筆帶來的無盡享受。

追溯黃胄的藝術之路，不得不從恩師趙望雲說起。趙望雲是「長安畫派」創始人，一生踐行徒步寫生、專注民生的美術理念。在西安讀中學時，黃胄第一次接觸到趙望雲的作品。那種關心民瘼、悲憫天下的情懷震撼了這個年輕人，自那時起，黃胄開始立下宏志——畢生執畫筆，水墨寫時世。

## 《大公報》插畫領路

看過趙望雲的「農村寫生」系列，黃胄曾說，「對現實中到處都是貪官污吏是深惡痛絕的，也有了愛國愛民的思想，覺得自己身為一個畫家，就必須反映老百姓的苦難生活，自己有責任向外報道這些東西。」彼時，趙望雲的寫生作品多是在擔任《大公報》旅行記者期間所繪，並在《大公報》上連載，有趣的是，黃胄也在無意間使用了「報道」一詞，來陳說自己對恩師的追隨及對藝術的理解。

在那之後，黃胄真正打開了自己的美術天地，確立了腳丈天下、筆寫春秋的藝術觀。在陝西千陽教課期間，他經常到當地的小酒館、茶館畫速寫，創作了一大批親眼所見、令人感動的現實主義力作。他還跟油畫家韓樂然一道，徒步八百里秦川，用近3個月的時間專心記錄造化自然。

黃胄擅長畫驢，但畫家何以至此，卻鮮有人問。事實上，黃胄在新疆下鄉時，居室隔壁就是一家給驢子削蹄釘掌的打掌舖子。每天，小驢或奮蹄搖尾，或噴鼻長嘯，或倒地翻滾，黃胄都一筆一筆記錄下來。通過長期的細心觀察，他終能創作出栩栩如生、百態千姿的毛驢。

作家梁斌曾說，前人繪驢，每以「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或「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的清雋冷瘦為尚，但黃胄畫驢卻着力描繪這種動物與民間生活的聯繫，渲染驢子的稚憨神態。這一農家畜物竟也登上大雅之堂，是我國傳統繪畫創作領域的一大擴展。

1940年代，陝西寶雞惠工中學組織了一次體育比賽，一位姓梁的同學獲得了一面錦旗，上面寫着「炎黃之胄」四個大字。經問詢老師，這位同學明白了其中深意，遂立志做一名有所作為的炎黃子孫。那一天，這個年輕人自己做主，把名字改成了「黃胄」。數十年畫壇躬耕之後，當年的梁同學也成了名家，他可以無愧地告訴自己，完全對得住「炎黃之胄」這個稱謂。



▲黃胄作品《歡騰的草原》（局部）



▲1990年代初黃胄在工作室作畫

受訪者供圖



▲1980年代末梁穗（右）陪同父親黃胄在炎黃藝術發展中心創作

受訪者供圖



▲紀念黃胄誕辰95周年畫展在二梁紀念館舉行

## 【人物簡介】

黃胄（1925–1997）原名梁淦堂，字映齋。著名中國畫畫家。提倡生活、速寫、創作「三位一體」的創作理念。

17歲師從趙望雲、韓樂然。1946年兩赴黃汜區，以速寫、寫生反映民苦。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深入大西北、西藏，逐步形成鮮明的個人藝術風格。創作了《蘋果花開的時候》、《打馬球》、《慶豐收》、《載歌行》、《藏童上學圖》等。

七八十年代，其藝術更加成熟、精湛。先後為國賓館、中南海、人民大會堂等創作巨幅作品，如《歡騰的草原》、《叨羊圖》、《八月的草原》、《姑娘追》等。1991年自籌資金創建炎黃藝術館。



▲黃胄畫像

子孫談黃胄：  
執著精神傳世

「黃胄誕辰95周年紀念畫展」不僅展出了黃胄眾多代表作，其生前好友梁斌、李可染、蔣兆和等的畫作也同場在列。更難能可貴的是，四位名家的「二代」梁穗、散襄軍、李小小、蔣代明也傾情揮灑，秀出墨寶。

黃胄之子、炎黃藝術發展中心董事長梁穗對大公報說，父親的創作讓人們看到了新中國成立後的社會風貌和巨大變化，尤其是真實又生動地刻畫出普通百姓的生活狀態，可以說他用畫筆記錄了一個時代。

「爺爺最值得今人學習的不僅是繪畫的技藝，更有對待藝術和人生的態度與精神。」梁晏豪是黃胄先生之孫，他對大公報說，從事藝術創作，最寶貴的就是執著的精神。「我從爺爺身上學到的最大財富就是對待事業的執著精神。爺爺聚精會神創作的樣子，會給身邊人帶來一股強大的氛圍。」



▲黃胄為《紅旗譜》所作插圖《春蘭圖》

## 一書插畫「二梁」重逢

在河北蠡縣，有一處文化地標「二梁紀念館」。其實，這是當地老百姓口中簡便又親切的叫法，「二梁」的全稱就是當地走出的兩位文藝大家——梁斌與黃胄（梁淦堂）。說起二人，雖為同鄉，更是同族親戚，但因均少年離鄉，四方闖蕩，所以兄弟倆的第一次重逢與相認，還頗有些許傳奇色彩。

梁斌出生於1914年，代表作《紅旗譜》展現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人民進行革命鬥爭的壯闊歷程，被稱為「反映中國農民革命鬥爭的文學史詩」。上世紀50年代初，《紅旗譜》擬印豪華本送瑞典書展之用。編輯問梁斌，請誰繪製插圖為宜？梁斌說「北京有個畫家黃胄，藝事精妙，聽說是我們老鄉，可能熟悉書中所寫地方的風土人情，請他合適。」當時，黃胄並未答應作插畫，而是給北京和平

畫店打電話，說想見梁斌一面。

見面當天，黃胄一出現，梁斌一眼就認出了眼前這位大畫家，竟是闊別20多年的堂弟。兄弟重逢，熱淚盈眶，道不完的家鄉話，說不盡的兒時情。至於《紅旗譜》插畫一事，自然也被黃胄視作自己的大事一般。

據後人回憶，為了畫好《紅旗譜》的插畫，黃胄回到家鄉，同老鄉們促膝相談，並特地趕到瀟龍河千里堤體驗生活，積累素材。後來，黃胄用畫筆生動再現了那個時代、那片土地和那裏的人們。

「黃胄的插畫與其說是從屬於小說，毋寧說是卓越的肖像描寫，真使拙作增添光彩。」梁斌生前曾對人說到，黃胄筆下的人物是家鄉的人物，筆下的事物是家鄉的事物，完全是小說生活的補充，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為豐滿。

## 百米油畫「黃河魂」捐贈中國美術館

【大公報訊】由中國美術館主辦的「中國美術館捐贈與收藏系列展：黃河魂 赤子心——王克舉百米油畫長卷展」日前在中國美術館舉行。展覽展出王克舉向中國美術館捐贈的巨作《黃河》油畫長卷（共101幅；全長161.6米，卷高2米）、長卷的素描稿、色彩稿，還有圍繞長卷創作同時完成的另外50件作品以及部分影像、裝置形式的文獻資料等。

《黃河》長卷寫生、創作於2016年至2019年，是王克舉藝術生涯成熟期語言風格最具代表性的大型畫作。長卷描繪了從黃河發源地星宿海，經過扎陵湖、果洛草原、烏梁素海、庫布齊沙漠、乾坤灣、晉中溝壑、壺口瀑布等，直到東營入海口的30多個景點。為了寫生、創作這件作品，他行程4萬多公里，跨越8個省、自治區，歷時4年。

中國美術館館長吳為山表示

，王克舉是用一顆赤子之心和樸素的情感在感受這條母親河的生生不息。《黃河》長卷將在以黃河為主題的中國當代美術創作的新成果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王克舉表示，在畫黃河的時候，內心有一種朝聖的感覺。黃河主題的作品該屬於民族、屬於國家，此次捐贈圓了自己多年的夢想。

圖片：中國美術館提供



▲王克舉作《黃河》長卷之壺口，布面油彩，中國美術館藏